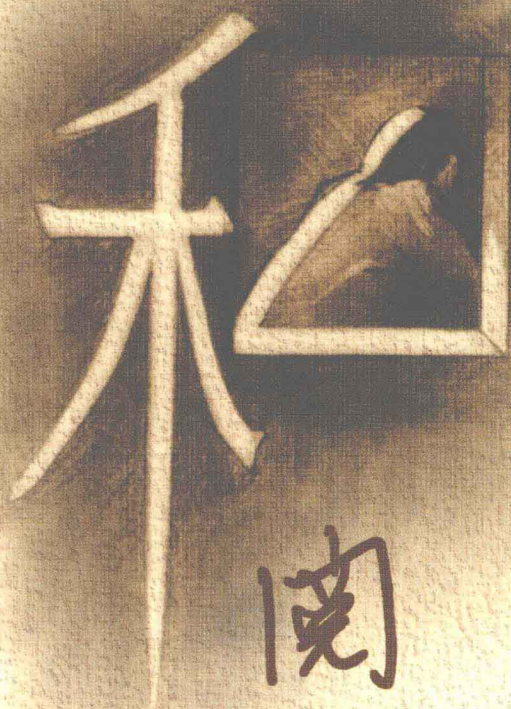




閱
讀

蘇偉貞
著

三民叢刊 258



私閱讀

蘇偉貞 著

三民書局印行

私閱讀 / 蘇偉貞著. -- 初版一刷. -- 臺北市; 三民, 2003

面; 公分 -- (三民叢刊. 258)

ISBN 957-14-3725-5 (平裝)

1. 文學—評論

812

92001884

網路書店位址 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

© 私 閱 讀

著作人 蘇偉貞

發行人 劉振強
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 /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電話 / (02)25006600
郵撥 / 0009998-5

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門市部 復北店 /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重南店 /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初版一刷 2003年2月

編 號 S 811090

基本定價 貳元捌角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57-14-3725-5 (平裝)

字的重量

維吉尼亞·吳爾芙

我感覺到握筆的指端，每個字的重量。

——維吉尼亞·吳爾芙

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日我開始主編《聯合報·讀書人》周報，老實說，我多少以為這條路和原來的路並沒多少差別，也就打算外馳內張地舉重若輕。當然對編輯版面的基本認知還是有的，不同於《聯合副刊》創作走向，《讀書人》版性是被定位在「出版資訊」。誠如顯示的「周報」字面，《讀書人》一周見報一次，不久便從一整版擴張成為兩個彩色全版，從此，我識別日子的習慣從「今天幾號？」變成「今天星期幾？」另外的現實發生是，我成為趕出刊日子的人，因此迫於時效，便難免「我自己來」（相信我，那絕對不

是源於什麼快樂的創作欲。不知不覺，十年過去了，那不是短時間，但在資訊長河裡卻往往看不出太大變化，甚至還不到作結論的長度。雖然從某個角度來說，人們並沒有那麼大的耐性。

三民有出版讀書札記的構想，湊興韓秀和袁瓊瓊要出書，她們兩位，我是親眼目睹多年「好讀」成性，寫下不少閱讀主題文章。而我，十年「伴讀」，多少有些「副產品」，因為跟著出版資訊走，要一奉一，當然談不上什麼寫作個性，現在拿了出來，收在這本書裡的篇章，說是「私閱讀」其實更接近廢話，很多事別人可以代勞，閱讀除了靠自己、反應自己，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和說法？

另外一個「靠自己」的副產品是，這段時間，我每次在外用餐照例拿本書邊吃邊看，下飯，書上的字越來越模糊，我終於明白什麼事發生了，我從擁有傲人的視力急轉直下變成什麼都看不見的老花眼族。沮喪的是，是在那麼不對的時間不對的事情裡，讓我體會何謂老化的進程，以前不經意看到書上寫「髮蒼蒼視茫茫齒牙動矣」，而今都到眼前來。

這過程更清楚的是，每天每周每月大量的新書不斷被送到被移開於是產生越位，我的身體逐日埋在書堆中愈深，以前每愛追求「坐擁書城」，如今才知還有別的。譬如，翻

閱新書的速度及重點，若與編輯有關，老實說那真是趣味頓失，不止於此，我變成自己最討厭動不動就幫這些書分門別類，還老愛直接反應——「誰合適寫書評、究竟會不會賣、代表了何種趨勢……？」那種人；滿腦門「資訊」，不僅僅塗改了我的閱讀觀、閱讀趣味，更糟糕的是，處於大量「資訊焦慮」的結果，我開始從一位總少一件衣服、一雙鞋子、一個房間……變成總怕少一本書的現實派，即使那本書可能毫無閱讀價值卻充滿議題性。是的，編這個版的過程就是不斷調整、適應、解決日趨焦慮的心理以及每況愈下的視力，這對「像我這樣的一位作家」來說，我不是沒有自覺，有段日子，我最常掛在嘴邊的話是：「天亡我也！」

天未亡我，祂給出了一些隱喻與意義或者所謂的趣味。譬如，為了反應資訊時代女性變遷中的焦慮，一九九四年三月三日，有篇鄭至慧的文章〈女性閱讀在臺灣〉配了西方女性主義先行者、英國小說家維吉尼亞·吳爾芙書桌的照片，書桌放置在寫作的「僧屋」院落。注視那張倡導女性談自主權必須擁有一間「自己的房間」作家的書桌，且作為吳爾芙的「普通的讀者」，我感覺那張書桌似乎遠遠超越她文章帶給我的快樂，是的，閱讀或創作滿足了求知的心靈，但是平凡如你我，一張書桌讓我們看見安穩靜好的真實

生活。

我深信，那張書桌隱隱然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學，包括以吳爾芙為班底的讀書會「布魯姆斯伯里團體」和吳爾芙夫婦創辦的霍加斯出版社，甚至她自己以及我。我多麼願意自擬我與韓秀與袁瓊瓊之間關係。我更想說的是，在身不由己的職場，在無聊的生活流程，在夢裡，在老花眼侵襲事件中，我願意付出最大代價讓我能坐進那張書桌或任何一張書桌前，我願意向那張鄰近樹叢、站立樸拙磚地、面向草坪午後陽光、通往小徑的書桌，象徵無拘無束的閱讀歲月致敬。

而我或許才能有一些釋懷，為什麼，我會寫下你所看到的、無關創作的這些稱不上個性的閱讀心得，卻仍然是吳爾芙的話來解，因為畢竟是「我感覺到握筆的指端，每個字的重量。」姑且稱之「私閱讀」。

十年後，能把這些雜蕪的篇章整理得還像有個系統，我最要感謝三民書局的編輯。是他們建議文章以時間排序，清清楚楚是我的出版編輯歲月。

最後我想說的是，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，是一本銘刻我和韓秀、袁瓊瓊在同一間空中「我們一起閱讀過」的證明。那是這本書最好的部分。

私 閱 讀

目
次

字的重量／蘇偉貞

001 溫州街十八巷

——淡寫臺靜農先生

006 走進高陽書房

008 記高陽最後半月

014 比較須蘭小說

018 這一代的軍人作家



0 2 4 袁瓊瓊，危險而寧靜

0 2 6 邱妙津《蒙馬特遺書》，尋找生命的出路

0 2 9 金庸，明池金光

0 3 2 張貴興《群象》，循著記憶的地圖

0 3 5 七等生，再回沙河

0 4 4 張貴興，召喚大馬記憶

0 4 7 新興旅行文學獎思考

0 5 4 黃碧雲，突然我記起妳的臉

0 5 7 廖鴻基，洄瀾尋鯨

0 6 7 夏曼·藍波安，海底獨夫

0 7 7 張誦聖，臺灣文學西行推手

0 8 1 白先勇，永遠的臺北人

0 8 6 朱天文，正視歲月，瓦解時間

0 9 0 李渝，感傷回家



歷史小說圓桌誰來坐？

093
病中書

101
李良修，走過帕金森幽谷

104
還原吳爾芙

110
吳潛誠，靠岸航行

113
夏宇，傳說仍在繼續

116
陳大為，怡保之子

119
履彊，少年蘇進強的士校紀事

123
女性觀點的家族史

129
王安憶《妹頭》，拼貼新上海

132
香港女性新生活史

137
王澤，老夫子說一千零一夜

140
卡繆《異鄉人》中譯三部曲

144
重組本土小說星圖



赤道形聲

/ 4 9

——馬華文學

女性出走

/ 5 3

——虛構・女性・小說

以記憶應答父親

/ 5 8

——外省第二代的父親書寫

走向西藏終極，發現香格里拉

/ 6 5

文化社群出版結緣

/ 6 9

與受苦的時代接軌

/ 7 4

——桑品載《岸與岸》自傳軍旅經驗

沈君山《浮生三記》，自傳習作

/ 7 9

《無愛紀》，一名舞者的旋律

/ 8 3

標記大地，定格鄉土

/ 8 6

成一《白銀谷》，西幫票號世紀興衰

/ 8 9

苦難的家族，不同調母親

/ 9 3



1
9
7

書寫生活的原型

——林海音的「家的文學」光譜

2
0
4

家族光影，返照百年

2
0
9

沉痛的年代，缺席的記憶

2
1
4

到底是上海女作家

溫州街十八巷

——淡寫臺靜農先生

臺先生將要搬離自民國卅五年來臺後就住進的溫州街日式宿舍，結束與這所房子四十三年的緣。溫州街十八巷內，臺先生居家庭院扶桑花樹栽成的短牆邊停放著頭尾相連的車隊，各國廠牌都有，與虯綠的樹牆排比而去，彷彿來的時間和去的時間在這裡相遇。

才早上十點，微涼的天氣攜清和的天色在巷口徘徊叩窗；已然有喝酒的心情，臺先生是有酒名的，但是臺先生這些年實則是不在早上喝酒，中午也不喝了。但是臺先生抽菸，講究菸，不講究打火機。前一陣子，眼睛不好，菸酒都戒了，實在覺得無趣，請教醫生，醫生說：「您這年紀也不必戒這戒那，少量即可。」臺先生這才又喝起酒並且抽菸。臺先生的書桌上除了書、紙、筆，另外就是幾包不同品牌的菸。是臺先生全部生活了。

許多人一定關心臺先生近況，請問最近都讀什麼書？臺先生淡然說道：「我天性不耐繁瑣，也沒什麼恆心，抓到什麼就讀什麼，想到看什麼也看什麼。不教書以後，看書更沒重點了，也不去記內容，看過就行。」如今，臺先生是一副眼鏡，一把放大鏡在手，右眼開過刀後看得見了，左眼的白內障尚未成熟，臺先生豁達一笑：「湊和著用夠了。」一雙手平放在桌面骨瘦而秀柔，完全書生手相，抽了幾十年的菸，竟沒在手指留下薰燎痕跡，薰黃了恐怕也不在乎。

菸抽到一半，臺先生鋪紙寫字——不養生而壽，處濁世亦僂。墨痕燦爛，是明朝倪鴻寶的體，而筆意尤為出神。

這樣的生活對其他老者也許很難，對臺先生是依情適性，他早上七、八點起床，晚上總是喝兩、三小杯酒，平生不喜運動，最常活動的地方是書房，可以說是一位最沒有活動量的長壽者。也許是蘊含其間年歲日久，書房內所有器物都有著臺先生的生活光澤及秩序。暗褐色的書桌前方置有一張靠背椅，來者訪客，坐下去，可以心身從容的開始和臺先生交談。這一刻可以想像自然光由書桌左手邊漫進書房，經過窗外的庭院，光線濾得柔和，窗臺上是一些小擺飾，牆上是臺先生先師沈尹默的字，及董作賓的甲骨文體

條幅，都不華麗，都慢慢有了臺先生的味道。

譬如書案上一方紙鎮，也許是水晶，已染蒼黃；一指粗細的樹頭僅浮雕了一張老翁的臉，留下大多原始樹貌；友人自山中撿來了一根枯枝，隱隱散出檀香味，臺先生配了個長形原木座子，沒有造型的造型，還有大千先生陶塑，進入臺先生的書房後都靜了下來。臺先生說：「古人謂三不朽，我這兒都是朽。」

十八巷的老友呢？臺先生一聲喟歎：「老朋友一個個走了，有的在生時還受病的折磨，那最慘。」

對門曾經住過考古學家李濟先生，隔壁更住過一位名人——彭明敏。那段時間總有人站崗。臺先生指院外方向：「就站在我窗下。」他在那樣的眼視下讀書、寫字，不受絲毫影響。

今年中秋節前臺先生莫名昏倒在家，至今不知道原因，醒來以後居然不記得曾經昏倒過，臺先生說：「不知道究竟什麼原因，這次昏倒是從沒有的經驗。」臺先生生於一九〇二年，今年八十八歲了。

去看他的那天，下午臺先生要再赴醫院檢查，他說：「否則幾乎不出門了。」又興

味說道：「等那邊房子整理好我就要搬過去了，也還是臺大的房子。他們表示等我這間舊地拆了重建好新房子可以再搬回來。」臺先生毫不避諱：「我都這年紀了，還能搬第二次家嗎？」

臺先生在《龍坡雜文》中的人物記事，不僅記錄了當年交往友朋，也記下了一個時代，而今天，多數已不可再得。

提起那些篇章，臺先生不假思索說道：「我是要寫，最近想寫幾篇懷念人物的文章。」對於喜愛臺先生文章者而言，這是再好沒有消息。

時近正午，我起身告辭，臺先生突然問道：「看過洪炎秋的文章沒有？去找來看看。」他說：「是好散文，寫來有周作人風。」

這樣一位狷介儒者，坐在一室清風習習略現舊顏色的屋子裡，不知為什麼，那樣妥貼，是的，時間並沒有過去，它們向臺先生靠攏了來。

走在溫州街十八巷陽光耀眼，和臺先生書房的氣氛竟不相同。臺先生早年教書，講授中國古典文學，創作生涯更始於二〇年代，臺先生已安然度過八十七個年頭，如今說來，我們對他的了解並不如以往多。這種種，於一位煦煦長者，進入喜靜之境後，未嘗

不是件好事。比較起來，在這樣一個時代，我們還能擁有一位如此風骨的文人，終究是這個時代的幸運。

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寫：當今之世，人要活下去，也是不容易的，能有點文學藝術的修養，才能活得從容些。

走進溫州街十八巷，臺先生沒有問起所來何為，離開的時候，我也就沒有說明。

（民78年10月31日〈聯合副刊〉）

後記：我那時並不知道一年後，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九日，臺先生將在睡眠中逝於臺大醫院，離開龍坡里溫州街——他來臺後就居住的小巷。